

## 书人书事

表演的风度  
——读书杂记

蔡体霓

对于在身边已有几十年的书，往往有着不舍的感情。这一本《焦菊隐戏剧论文集》，有着舞台幕布一样的宝蓝封面，因久置于木书架上，书的上半部分已经呈焦黄色。23年前，我在河南，看到报上提到此书，即写信给在上海的小学同学光荣，托他购书寄来。现看扉页上所记收书日期为1982年3月27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序言是曹禺写的，书里有焦菊隐先生的翻书照片，还有他导演的话剧《茶馆》《龙须沟》和《蔡文姬》的剧照。

焦菊隐先生在《导演、作家、作品》一文中讲到，老舍给《茶馆》里的人物批过“八字”，语言写得又精练又有行动性。在《茶馆》的第一幕里，老舍只用几笔就勾勒清楚了二三十个不同性格和不同举止行动的人物。如马五爷，是吃洋教的小恶霸，在舞台上穿了一件黑长衫，黑马甲，戴着一顶黑色呢帽。除了这顶呢帽有点洋化外，他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就连剧中的常四爷都看不出他是个二毛子。他只有三句台词，怎么使观众看出他是吃洋教的小恶霸呢？在他走出茶馆的时候，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他背对着观众，恭敬地站定，脱下呢帽，在胸前划完十字，就下场去了。这就叫行动的语言性。

论文集里有一篇《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习》的文章，精要地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那么，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什么是体系呢？体系就是生活！”这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美学原则和创造方法的基本观点。

近年有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饰演康熙的是焦晃，他在一次谈话中称，崇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并回忆读中学时，在课堂上，老师忽然叫他立起来读课文。他说，当即朗读了一篇鲁迅先生的《友邦惊诧》论，读毕，课堂里鸦雀无声，老师和同学惊呆了，然后是一片掌声。我看这就是天赋吧。

有段日子，由豫返沪时间较长，在家里空闲，遂觅话剧演出的地方。有一次在上海戏剧学院附近的小剧场观看无场次的话剧，主角由祝希娟出演，没有舞台，五六十个观众转成一圈，坐在梯形的座位上。演员就在场地中心与观众零距离地表演，剧中角色就在你身边推脚踏上场下场。我想，这体现了舞台艺术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

今年初，儿子在上海福州路寻来一本《我的艺术生活》，作者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书里有许多自传的内容，阐发微，意趣兼得。

记得从前坐火车，线路长的，列车上的广播里就根据经过的省份来播放地方戏，如沪剧、越剧、淮剧、黄梅戏、豫剧、秦腔、川剧及其他。再看沿途上来的旅客，看他们的相貌，听他们的口音，会感到地方戏其实就是那里的老百姓哺育的。

《伟大的嘉宝》这本书，夹杂在书堆里已有30多年了。此书由一个叫佩恩的美国人所写。他对嘉宝的演技推崇备至，说她在电影《茶花女》中主演茶花女，当杜瓦的父亲请求她放开他儿子时，她一言不发就同意了，只见她慢慢跪下，双臂摊放在桌子上，宛如在缓慢地跳舞，似一支宫廷舞。观众对这种惊人的反应完全出乎意料。她的表演风度常常征服观众。

说到演技，我就想起久藏于书橱里的一本美国人波列斯拉夫斯基写的《演技六讲》，是郑君里20世纪30年代的旧译。焦菊隐戏剧论文里亦提到此书。《演技六讲》其中一讲是“情绪记忆”，就是连影子都感觉不到的地方，要“设身处地”地演出来。作者就打了个比方：某个夏天，是美丽夕阳下山的时候，一对年轻人在满地黄瓜的阡陌间散步，男的向女的求婚。在此情此境中，幸福的年轻人有点情不自禁。他们间或停步子，摘下一条黄瓜来吃。太阳把黄瓜晒得又香又甜，他们就在畅啖黄瓜之中，将终身大事定下来了。岁月过去了很久，养了孩子，生活困苦了，时有争吵负气，可是他们的孩子看得出，只要桌子上摆上一盘黄瓜，爹妈又会好起来的，这是百灵百验的良方。

甜蜜的记忆，人皆有之，旧梦重温，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书里还引用了不少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台词，亦大有看头。

## 书界短波



## 北仑作家文丛第三辑出版

北仑作家文丛第三辑日前由宁波出版社出版。2009年，北仑曾组织出版了作家文丛第一辑，一套9种；2013年，出版第二辑，一套15种。这次结集出版的作家文丛第三辑，一共8种，按作者年龄排序，依次是：黄梦燕的散文集《霞尚满天》，韩朝阳的文史随笔集《海拾拾遗》，屠明华的散文集《车兑车 米兑米》，俞南道的戏剧专论《戏道漫悟——戏剧创作基本要领反刍》，胡嘉翔的散文集《芦江入海流》，张晓红的散文集《因为 心中有梦》，姚思远的音乐作品集《江南 海边——姚思远音乐文学选》，吴秀琴的散文集《春天会来花会开》。（全文）

## 文学港

2015年第12期  
总第205期

好看小说 大道在野（中篇小说）  
渡尽劫波（中篇小说）  
木头说（中篇小说）  
一切都在流动（短篇小说）  
蝴蝶记（诗歌）  
空椅子（组诗）  
散文 余余堂散记（散文）  
大地上的事情（散文）  
评论 生活的内部与外面（评论）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地址：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315000  
投稿信箱：197913120@qq.com

## 三味书屋

## 我们远离的不是地域上的故乡

——读桑金伟摄影集《胶片乡愁》

俞 妍



这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吗？当我翻阅桑金伟先生的摄影集《胶片乡愁——慈溪 1975—2000》，难以自拔地陷入了童年的回忆。我的童年，那片流水潺潺、桨声欸乃的江南水乡，那段“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慢时光，如同集子中的照片，每一张都让人鼻子酸涩，唏嘘不已。

或许是春日清晨，我在公鸡啼鸣声里醒来，老屋散发着沉香混樟木的气息。木门吱嘎，烟味四起，狭窄的廊檐下响起家人早起劳作的声音。祖母搅着糖，一群母鸡绕着她的脚踝“咯咯”叫，忙碌的空隙，她不忘从口袋里掏出佛珠，念几句“阿弥陀佛”。母亲端着一个搪瓷脸盆，在三脚“郎竿”（晾衣竿）上晾衣服。一听父亲叫唤，立马放下湿漉漉的衣服跑去帮忙。因为父亲正靠墙边“叠柴篷”（垒柴堆），去冬的棉花秆还没烧完，今春的菜籽秆又拉回家了。晨光在雕花石窗间移动，青灰色的墙壁上投下水一样的影子。

栀子花开，吃过杨梅，酷夏也来临了。俗话说“好汉不赚六月钿”，但“双抢”一来，大家就忙起来了，割稻，打稻，拔秧，种田……烈日下，农村的孩子跟着父母要干上整整十来天。翻到影集“传统农业”篇章，儿时农忙的记忆一下子复苏了。同时复苏的还有关于棒冰的记忆。小贩的自行车后座上载着木板箱，一路上吆喝着“奶油大雪糕”。得到母亲的应允后，我立马摘下草帽，飞奔到机耕路上，伸长脖子等待卖棒冰的掀起木箱里的棉絮。尽管到手的只是三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但我的内心快速凉爽。嗨，卖棒冰的大叔，这些年，你还好吗？

翻开“百姓生活，草根杂事”一组老照片，让我不由地想起那些安闲的秋日午后。几个女孩聚在谁家的屋檐下，跟着邻居奶奶“结毛线”（打毛衣），在“芦掠”（用苇秆制成的晒具）上“翻被”（缝被）——女孩们右手中指上戴着银亮的“顶针”，嘴里唱着“线儿长，针儿密”。四

周很安静，小巷里隐约传来几声吆喝声：“修缸补甏”“修阳伞，磨剪刀哟”“鸡毛鸭毛兑煤头纸啦”……这些吆喝所代表的现已式微的手工业，只能在照片里“复活”了。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一起去郊游吧。栲栳山上飞瀑轰鸣，上林湖畔白帆点点，金仙禅寺前梵音渺远，杜湖湿地旁白鹭翻飞……桑先生在“消失的风光”里说，“慈溪没有名山大川，但不等于没有美好风景，更何况‘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们眼里，慈溪风光同样旖旎……”然而，儿时的我感受不到家乡的诗意，我们只会疯玩。在栲栳山脚，垒起石灶，捡来柴火，搞野炊；在上林湖边，捡起湖边的碎瓷片，玩“打水漂”（多年之后，才知道那些碎瓷片被雅称为“文明的碎片”）。呵，那是我们最幸福的少年时光。

冬天的雪花携带着“外婆”的记忆迎面扑来。记忆中的外婆总是在厨房里忙碌着。她裹粽子“垒金团”，做“如意”做“年糕饺”……满屋子是热腾腾的烟雾，满屋子是扑鼻的香味。照片里的“三北风味品”，我外婆都会做。因为外婆，冬天竟成了最温暖的季节。外婆梳着“绕绕头”（发髻），穿着大襟棉袄，“铜火熜”放在棉袄下摆。每当我玩完雪，她就握住我冰僵的小手藏进她的棉袄里。外婆的手特别粗糙却特别温暖，犹如秋天的棉桃，坚硬的外壳里包藏着柔软的棉花。外婆的脸也一样，布满皱纹却特别慈祥。“我爱她，我怜她，因为她是母亲的母亲，更因为她老了。”读到桑先生注的一段话，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照片一张张翻阅着，记忆一段段被激活。《胶片乡愁》犹如一面魔镜，让我穿越时光回到童年。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吧，年长的或同龄的朋友欣赏这本摄影集时，应该都会涌起一缕乡愁吧。我们远离的不是地域上的故乡，而是最后的传统文化，当它日益消逝在迅疾发展的现代文明里，我们的心头充满惆怅。方向明先生在序言里说：“我们走向现代化，这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足、便捷和体面。但是，现代文明并非绝对优越，它在让我们享受种种物质好处的同时，也往往使得我们迷失精神上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摄影集犹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落下的灵魂。

桑金伟先生是我姑父，我童年的很多时光在他家度过。如果说他拍下了家乡的发展史、风俗史，那么，可以说我见证了他的摄影史。自我有记忆起，姑父已经背着相机到处拍摄了。那时，他还喜欢画画、集邮。后来，这两样渐渐淡了，专事摄影。这些年，他跑遍全国各地，拍摄大量艺术作品，举办个人摄影展，出版个人摄影集，每年有很多作品获奖。而这本书《胶片乡愁》，凝聚了他20多年的心血汗水，是对家乡慈溪最好的馈赠。

## 野山坡与土墙

——评俞永富《再见，北京爱情》

方其军



扎扎实实马不停蹄的叙事，考验一个作家的笔力与耐力。阅读俞永富的长篇小说《再见，北京爱情》，我心头不时浮现一个字：实。那是落在大地上风生水起的一截截文章，洋洋27万字，气象磅礴。我从中不时读出这么几部作品的夹杂况味：巴金的《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字里行间充盈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种锐气，奔突着新时期世间百态的某种鲜活，流露出提取自生活的环环相扣的某种诉说。我相信，俞永富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有着现实主义的重大渗透，并在创作磨练中愈陷愈深，成为基因式的天赋。在我习惯阅读先锋与魔幻的文字口味中，《再见，北京爱情》是一道别有滋味的大餐。

小说以在山道上学驾驶开篇，具有象征意味。人生的路有曲折，有艰难，但扛过去了，就会走上通途。小说主人公叫周远鸿，寓意似乎显而易见，这是一只怀有梦想和远方的鸿雁。“我是飘渺孤飞燕，不共红尘结怨”，但是，生活不可能这么潇洒，赚钱糊口、顾全颜面，如此等等，只要活着，谁都依赖人间烟火。社会如高速运行的一架机器，许多人追我赶争先恐后，周远鸿如想跳将开去，恐怕连一点冷羹剩饭都未必能保有。周远鸿的人间烟火由妻子珊尔、女同学董蕙兰、同乡兼同事林有财、钱隆多、同学贾剑、同事祁燕枝、汪芋娘、小柚子等人构成。纵然心灵飞跃，但肉身终究要与市井中的成员周旋。生活中无非鸡毛蒜皮，无非鸡飞狗跳，琐碎磨砾时光，与偶遇的人扯着闲篇，这就是真实。

人到中年的周远鸿，之前开过照相馆，想过去学驾驶然后当教练，想在山中发现仙草铁皮石斛而致富，但这些并不靠谱。看着林有财、钱隆多富得流油，便想着能加入其中。但林有财开始给他的工资微乎其微，这种待遇在都市里只能在温饱线徘徊。不过，林有财对此解释：“这是保底工资，创利分红另算。”周远鸿没有别的出路，就离开县城去都市开开眼界了。林有财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当初周远鸿向他借钱以添置摄影器材，林有财同意借他一万元，之后却让钱隆多去欠款，收来归钱隆多，因为林有财前一年的年终奖还没给钱隆多，就这么给抵过了。林有财既撑了同乡场面，又不失分文。林有财的形象在现时代或许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们相当吝啬，又需要体面。当然，作者并不对他构成批判，生活中的无奈与琐碎同样真实。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周远鸿的草根运程，与性情有关，比如，他与董蕙兰的爱情。年少时，董蕙兰经常向周远鸿借书，董蕙兰的用意，周远鸿心知肚明，而且，他对董蕙兰也心有所系，周远鸿曾试图破这一层窗户纸，董蕙兰对此同样期待。但最终，却是各自有了婚姻，而丢失了爱情。周远鸿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与周远鸿形成鲜明对比的有兩人，一个是贾剑，一个是钱隆多。贾剑能说会道，却从不免粗俗，对丧夫后的董蕙兰赤裸裸示爱；钱隆多的“层次”相对高一些，与周远鸿一样曾是文学发烧友，在都市草根起家混出市面，但他欺软怕硬，不免格调灰色。

在《再见，北京爱情》里，出现了不少文学爱好者形象，有的被冠以“诗人”“作家”之名，但本质上他们还是业余作者，文学只是梦想的点缀。在我看来，那些人物是从周远鸿身上散逸的“边角”，就像孙悟空吹出的猴毛幻化的小猢狲。其中，关于县里的诗人蓑烟，周远鸿介绍道：“他的山水诗是诗坛的一块高地，是唐代山水诗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他在崇山大道的街边开了一家上规模上档次的米其林轮胎店。”这就是一代书生的缩影与写照。周远鸿也是如此，才华横溢的他，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吃香。在县城时，被贾剑风讽吃醋，在都市里，依附于林有财和钱隆多苟延残喘。

然而，好在还有野山坡，还有土墙。小说中，作者多次以周远鸿“躺在野山坡上想”“倚着土墙想”作为故事的串连，这是叙事技术，更是对净土的诚挚遐想与由衷寄托。

## 且将生活一饮而尽



作者 李座峰  
出版 中国华侨出版社  
日期 2015年11月

老FIN，英语发音不准的人叫他“老费”，其实他的本名叫“李座峰”，是个编剧，也是个作家，更是个有趣的光头先生。李座峰曾经在网络上写过一个系列的文章，连载时名为“来，我跟你说个人”，后来这些短篇小说因为广受欢迎，便集结成册了，于是有了这本《且将生活一饮而尽》。

书很好看，读起来毫不费劲。活色生香的人们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努力要将自己活成一出喜剧，但红尘一抖，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有人求仁得仁，感受到了喜笑颜开时候的快乐；也有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喜剧没影，却成了个笑话；还有的先苦后甜，让人生在悲剧的边缘打了个擦边球后，回归到了正剧的轨道上；当然，也难免有一些人磕磕绊绊，最后悲情一死。

作为一个耍笔杆子的，出于职业习惯，李座峰要用文字将这些人的特點给勾勒出来。《临演老张》的主角是个外来民工，为谋生当了临时演员。他虔诚、认真，在镜头面前特别能哭，问他为什么，说是想儿子了。离婚之后，前妻带着孩子改嫁到了北京。他思子心切，一路跟到北京，但前妻不让他见孩子，他只能在北京租了个地下室，到处打零工，在孩子放学的时候去学校门口远远张望一眼……说到这里，老张又哭了。于是导演记住了这个临时演员，在其资料库个人信息“特长”一栏里，填的是俩字：能哭！《剃刀歌》写的是剃头师傅“老耿”。老耿给一摆烧烤摊的白胖子剃头，听说某天快收摊的时候钱包被人抢了。结果第二天，老耿去派出所报案，那钱的马上被逮住了。众人惊异老耿怎么知道谁是强盗。老耿说：那人来剃头，后肩膀上有抓伤，他说是女人挠的，但女人的手劲没那么大，而且那人给的理发钱上一股孜然味。众人问老耿在剃头之前是什么样的？他答：“法医！”……

我喜欢李座峰这种不见半点矫情的文字，简单，透彻，活灵活现，又乐乐呵呵，带着浓浓的烟火气。

（推荐书友：傅晓慧）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